

色霸情辣

壹



(台灣)

東方英

東方英作品集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 盜版必究 ★

第一部

辣情霸「色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东 方 英 著

内容简介

云中山冷月坪上，名动江湖的天下第一怪杰“独指飞魔”南苍海遭人陷害，而被黑白两道数十名高手夹击。激斗中，独指飞魔寡不敌众，伤重而遁，音信杳无。

十年后，江湖上接连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，独指飞魔的独门标志，“招魂幡”又重现江湖；名震陕甘黑白两道的“七鸟帮”一夜间灰飞烟灭，帮毁人绝；“天下第一剑”“沧浪羽士”横尸滴翠峰上；上古遗宝“绿玉韦陀”真假频现，人皆叵测；更兼有幽灵一般专收尸骨的“血海地关”帮插足江湖……。

全书文笔细腻跌宕不平。情与恨，神秘与曲折交贯始终。令人阅之心摇神驰，爱不释手，而欲穷究其书。

第一章

人生的际遇——

一如无根的浮萍，一生中随处漂泊，虚渡光阴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失意、寂寞和无声的叹息，随着无情的岁月消逝无踪！

一如是汪洋中的一叶孤舟，浩瀚的大海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波涛汹涌，当你身处逆境进时，成与败，幸与不幸，全凭你是否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毅力。有志者，从此攀登上金银岛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。反之，身沉海底，天人永隔！

冷浩生不逢辰，命途多舛，幼遭家门不幸，祸延上身。为了逃避仇人的追杀，以及日后为了亲仇，他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，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，尝尽了人间的辛酸。然而他不灰心，不犹豫，跌倒了又爬起来，全凭一片孝志，不除仇敌，誓不为人！

所谓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！”日后他不但报了大仇，而且还获得美人的芳心，重振破碎的家园，从此过着宁静甜蜜的生活！

夜幕低垂，盈天的黄沙，淹没到马胫，扬鬃射尾，腾纵如飞，青鬃骏马，驰骋于荒凉辽阔的沙漠里，扬起遮天蔽日的滚滚黄尘，使怪柳梢头的弯弯眉月，黯然失色。

在长城下面，有几座固定型的蒙古包，住着疏疏落落的几户人家。

这时，在远处。忽见二条灰影，在慢慢地蠕动着，在灰蒙

的灰色中，分不出是男？是女？是老？是小？

一步，一步又一步、足足过了一盏茶时辰，总算可分辨出来人了。在满天风沙的路上，来人是一中年妇女，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孩。

只见那小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双大眼睛，黑白分明，五官均生得很端正，一付人见人爱的模样。

而少年半背半扶中年妇女。缓步而行。只见她青布裹头，面容憔悴，但仍不失气质高贵的美人胚子。当她见到长城下住有人家，好似遇到了救星一般。手抚摸着爱子的头，展露出苦涩的笑容，道：“孩子！前面有住户人家，你不妨向那几户好心人家，求乞得一壶半饭的水和食物，然后逃出大漠！”

人生不如意的事，总是常占十之八九。他们母子俩好不容易逃离虎口，但命运之神，并未能眷顾这对苦命人！

所谓：“福无以至，祸不单行！”中年妇人那张原本憔悴的脸儿，此时变得更腊黄，更苍白了，有气无力地伸出那只干枯而带颤抖的手，向小孩挥了挥地道：“忌儿！妈恐怕不行了，血仇家恨，你要牢记在心，天涯海角去寻找你的仇人，冷氏一门，全靠你了，……”

或许是油尽灯枯吧！只见中年妇人的话，尚未说完，即头一歪，闭目与世长辞了。

戈壁——满洲语称沙漠为戈壁。

戈壁大沙漠是在蒙古，东到兴安岭西麓，西至天山东麓，又称瀚海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；
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南北山头多墓田，

清明祭扫各纷然；

纸灰飞作白蝴蝶，

泪血染成红杜鹃。

冷浩，抱着死去的亲娘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喃喃地道：“阿娘！忌儿求求你，求你不要死，忌儿需要你，盼你陪忌儿一起去寻找我们的仇人，为什么就这样悄悄地离开我？要死！忌愿同娘一起死！永远陪伴着你，而你为什么丢下忌儿，一人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母子连心，锥心之痛，但！冷浩是个倔强的孩子，虽面临着生死大难，但他仍不忘将母亲尸身料理好。他在沙漠中，用双手挖掘了一个深坑，然后，恭敬的，小心的，慢慢地将母亲埋好，行跪地三拜九叩之礼后，再向四周察看了一遍，默记着阿娘埋骨之所。

此时，冷浩肝肠寸断，泪眼模糊，一步一回头，走向人生坎坷的道路！

娘临终时告诉他，叫自己尽速离开大漠，于是埋首急行。

蓦地——

他惊惶中抬头打量！

啊！两匹怒马，由远处狂奔而来，路上扬起了漫天黄沙。

此时两匹怒马无异是天降救星，可是，当他看清马上人之后，顿时把满腔热望化为乌有。

第一匹马上，驼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，一身白衣，拦腰扎一条血红的丝带，满面横肉，不住发出刺耳的狞笑。

坐在第二匹马上的，是个年约半百的老头，皱纹堆叠的脸上布满了黄沙，就象凹凸不平的地面，落上一层黄霜，那对眼神，寒电激骨。

马临切近，老头儿突然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人道八斗先生腹蕴玄机，看来还是逃不出帮主掌握，韩七，快把那小狗拿

下!”

那大汉回应一声，陡然间抛鞍脱蹬，身形飞起八尺，一招“苍鹰搏兔”径往冷浩扑去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冷浩，竟然怒喝一声，抓起了两把黄沙，猛向大汉打去。

这举动实在大出意外，大汉虽然一身武功，但在猝不及防之下，也被洒得满头满脸。

大汉两眼凶光四射，咬牙切齿地怒喝一声：“小狗找死!”

双掌一扬，暗用九成真力，轰然一声，就向冷浩打到。

冷浩身无半点武功，大汉虽非了不起的高手，但若一掌落实，也要把他打得骨断筋折，暴尸当场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那老头怒喝一声：“韩七！你敢不遵帮主法论？”

大汉一闻此言，顿时心头一顿，将击出的九成真力，硬生生收回七成。

可是，就这残余的两成真力，冷浩仍旧承当不起，只听哇呀一声，被震得飞出两丈开外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暴风雨过去，大漠里又恢复了沉静！

夜深了！

淡月疏星，冷风萧飒。昏黄的月色下，传来阵阵微弱的呻吟！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那可怜的孩子，终于由昏迷中苏醒过来！

他发现自己睡在一座小小的沙丘上，四周静悄悄地，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有了！

他小小的心灵中，燃起了一股复仇的怒火，他要报仇，他要杀尽那迫使自己离家的坏人，他要……

小脸上露出一丝煞气，微微一声冷哼，强忍着满身痛楚，支撑着站起了身体。

突然，他发现身体在不停地颠，就像骑士在马背上一般。

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禁凝视仔细地打量！

啊！他看到了一件奇事，他看到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奇事。

四周的黄沙，像江水般向东急流，自己坐在一块径丈方圆的沙丘上，而此时这沙丘，正像一叶小舟般在水面上飘浮！

这种不可思议的奇事，谁见了都会称奇？

可是，冷浩在微微一愣之后，陡然想起爸爸以前常说的故事：

“沙漠中有一种流沙，就象陆地上的河流一样，可是流沙之中鹅毛不浮，人畜遇上之后，转瞬便没入流沙之中，活活闷死！”

对！这就是流沙！

可是，这沙丘会为什么不沉呢？

就在他沉思不解之际，突然间，耳畔传来一阵呱呱怪叫，转眼一看，啊！沙丘下伸出一只斗大的怪头！两只拳头大的眼睛，红光闪闪，就象两盏明灯。

这是什么？难道……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沙龟？思量中再仔细一瞧，可不是，沙丘的四周，伸出四只巨爪，正像巨浆一般，在不停地划沙疾行。

他这才知道，先前被大汉一掌震飞之后，便即落人流沙之中，照说早该沉入沙下，可是无巧不巧在落在这只巨大的沙龟背上，这才侥幸逃得一命！

可是，现在已成骑虎难下，难道还能永远呆在龟背上不成。他左思右想，也找不出脱身之计，心中焦急万分。

月亮落下去了！

满天的繁星，渐渐的天际消逝！

一丝晨光，从遥远的天边升起，晨风吹拂，朝霞满天，沙漠中的黎明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在初升的朝阳下，冷浩发现四周的情况，已经与前大不相同。

这只巨大的沙龟，不知何时，已爬出了那道滚滚流沙，此时正在嵯峨嶙峋的乱石之间驰行，四足挥舞，霍霍生风，这样庞然大物，行动时竟然快逾奔马。

他知道这种沙龟凶猛无比，因此紧伏龟背，一任它振足飞驰，不敢稍动。

如此一连两个时辰，已来至一处波光潋滟的池旁，水池方圆十亩，四周长满了不知名的淡黄蔓草，正西方有块晶莹如玉的巨石，而这只沙龟就在巨石后十多丈外停下。

他悄悄地由龟背上溜下。

微风吹拂，池水中泛起阵阵涟漪，水面下金光闪闪，似乎有千万游鱼，在冲波赶浪，往来追逐。

他虽然连遭惨变，悲苦万分，但此时此地，突然发现这一泓池水，那一股兴奋之情，仍旧无法压抑。

只见他偷偷地绕到池边，蹲下身形，正待伸手捧水，痛饮一番。不知怎地，就在两手刚刚触及水面之时，顿时面色陡变，向后连退数步。

原来池中闪闪金光，并非游鱼，乃是成千累万的金色小蛇，此时正万分攒动，红信吞吐，不时发出噓噓怪啸，端地狞恶无比。

冷浩那见过这种场面，一时间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出声不得。

事实上幸亏他未曾出声，若非如此，恐怕早已身受那万蛇攒心之苦了。

冷浩虽然胆大，至此也不敢再事逗留，身形一转，就大踏步向西而去。

突然，一阵怪异无比的幽香送入鼻端，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停下身形。

略一审视，就知这不可名状的香风，乃是由那块晶莹的巨石上飘来，就在那大石顶端，生着一株尺多高的小草，一茎三叶，奇清绝秀，随风飘洒之际，幽香四溢。

那叶片颇似兰花，但却一红似火，三条金线，由叶尖直达叶柄，显得颇为悦目。当中一茎挺拔，就在茎稍生着一枚大如龙眼的青果，风送幽香，沁人心脾。

几日来饥渴劳累、思饮一滴清泉而不可得，现在一眼看到这芳香四溢的异果奇葩，那还不馋涎欲滴，食指大动。

冷浩不遑多想，一迈步，就向那大石走去！

可是，当他看到那只巨大的沙龟之后，不由悚然一惊，这庞然大物，此时正双目圆睁、如醉如痴地紧盯着那枚果实。

冷浩一时间，真不知如何下手，谁知就在此时，远处突然出现两条人影，快如飘风般电射而来，他忙仆身在乱石之中隐住身形。

领前之人、是个五短身材的老者，后头跟着一个身着黑衣，四十来岁的壮汉，二人来至池边，目光向四周一扫，黑衣大汉陡然冷哼一声：“江湖传言‘落魄池’危机四伏，有去无回，依我钱多看来，也无甚出奇之处，不过那‘金线血兰’是否……”

他正在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，谁知言犹未毕，陡见水翻腾，波光连响，百十点金星，如同群蜂出巢一般，全向他电射

而来。

原来池中金蛇，俱都是天生盲目，不过听觉异常灵敏，一闻人言兽吼，便射出水面，群起而噬。

那大汉未料及如此，顿时被两条金蛇攢入口中，其余的也都叮满全身，吸血吮脂，怪叫，厥状惨不忍睹。

似此情形纵是铜浇铁铸之人，也无法忍受这般惨痛，只见他满地乱滚，哀号不绝。

无奈号叫愈烈，来蛇愈多，不消盏茶分，已经只剩下一堆白骨，群蛇饱餐之后，这才昂首吐信，缓缓向池中游去。

冷浩只看得心惊胆颤，冷汗淋淋。可是，那与大汉同来的矮瘦老者，不但在一旁袖手旁观，反而出乎意外地面露得色。

只见他用那双鼠眼，向四周细一打量，便即小心翼翼地向池边走去。

谁知他行约数步，突然双眉紧皱，满面俱是痛苦之色。

原来他此时正踏入一片蔓草之中，那片蔓草，细如毛发，色呈淡金，原本像地毯一般，平铺地面。

孰料一经发觉有人踏入之后，顿时无风自起，如同活蛇相似，将那人一只左脚紧紧缠住。

那瘦小老者，虽然用力挣扎，仍然无法脱身，只见他眉头一皱，反手摘下背上长剑，猛向足踝挥去，只见鲜血横溅，左脚竟齐足踝处应声落地。转瞬间，那菲绿的蔓草直变得枯草似的。被风一吹，竟随风而去，蔓草丛中现出数块半脚掌大的空地。那瘦小老者，立即以剑代足，在那数块空地间跳、闪、腾、越，竟行至了那巨石边缘。刚欲振身飞上巨石，却听得“忽啦”一声，巨石后飞出一只硕大的苍鹰，直向那老者振翅扑去。那老者忙单脚尖触地，抽起长剑，向那苍鹰刺去。殊不知，那苍鹰甚是灵巧，半空中一个转身，竟自改变方向，向老

者的后颈空门处扑去。那老者此时性命相关，竟忘了脚下蔓草的厉害，右脚向外一点，滑入了蔓草之中，当时，脚步一个踉跄，就欲摔倒，恰在此时，苍鹰扑到，竟将他整个人抓翻在蔓草中。但在此同时，他右手斜刺出的长剑也刺入了苍鹰的肋下。那苍鹰一声低沉的哀鸣，转身直往那棵“金线血兰”扑去，双爪如钩，抓起了整棵“金线血兰”，尔后，向外吃力飞去。此时，那矮小老者全身早已被蔓草缠死，奄奄一息，闭目待毙。殊不知，那苍鹰也因伤势过重，飞至冷浩上空时，竟从空中下摔了下来，那“金线血兰”也恰巧落在冷浩身边。

这瞬息间的巨变，冷浩直看得魂飞魄散，现眼见那一红似火的“金线血兰”掉在了自己的身边，一阵幽香也立即扑来，那本身空无一物的饥肠更加一阵燥动，忍不住伸手，拾起了那棵价值连城，幽香四溢的“金线血兰”，轻轻地将那颗如玉珠般的果实放入口中。顿时，只觉口中一阵甘甜，忍不住顿将整枚果实吞入腹中。冷浩再看那苍鹰，竟双目微睁，充满了乞怜的目光盯住他。“莫非它也想吃？”无忌心想，又转身摘了一片叶子喂它食下。半刻，那苍鹰竟双翅频振，深情地冲着无忌叫了一声，瞬间，即消失在茫茫长空中。

无忌正自惊诧不已，突觉自己身体内气血充能，真气鼓动，忙起身拾起那剩下的两片“金线血兰”的叶子，向外跨步走去。

刚走出约五十丈余，陡闻一声喊：“小娃儿，站住。”无忌忙随声望去，只见一青衣老者正盯着他上下打探。无忌自幼聪明、善良，一见此状，知此青老者准又是要到那蛇池去的，忙道：“老人家，别再往前去，那边危险！”

“小娃儿，你从哪里来？怎知那边危险？”

无忌忙将刚才所见向老者简述了一番。”那“金线血兰”

竟被你吃了，你还一点武功皆不会？”那老者惊问到。

无忌忙应声称是。那老者盯住了无忌看了半晌，突然，沉声问道：

“小娃儿，你这条命还想要不？”

无忌闻言大惊：“老人家何出此言？”

老者道：“服食‘金线血兰’后，体内会自发产生巨大的真气，只有武林高手，才能功疏导真气，引它冲破任、督二脉，方能功力倍加，于身无害。否则，只有被真气胀破身躯而亡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我看你心存宅厚，你若肯拜我为师，老夫就运功替你化解。”

无忌本来就心急报仇，闻言大喜，翻身就拜“师父，请受徒儿冷浩一拜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事不宜退，现在老夫就替你运功导气。”

说完，命无忌坐下，他双手轻轻一按，即抵住无忌背上命门大穴，无忌怎知，这青衣老者此时，只要劲力一发，他就将死于非命。且这老者又是武林中第一怪杰，但最最紧要的，还是他心头一片白纸……毫无半点患得患失之心。

独指飞魔顷间渐渐流出了冷汗，鼻息间发出沉重的呼吸，抵在冷浩命门上的手掌，也感到微微颤抖……

现在，他又猛吸一口真气，眼神中露出凝重之色……

冷浩呢？他仍旧是一无所知地保持平静……

他感觉到体内的真气，现在已加快了流动。

那停止的地方，加重了压力，颇有脱困而出之势。

终于，那雄浑的真气，象是大水溃堤一般，迅速地流通了全身。

堤防崩溃了，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，现在也被那汹涌的内

力弥漫了！

他怎会知道，这冷傲怪僻的独指飞魔，已经拼耗真元，替他打通练武之人，梦寐以求地任督二脉了呢！

真气在体内转一大周天，冷浩感到心舒体畅，一切不舒服的感觉，都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。

独指飞魔的手，离开了！

他欢欣鼓舞地由地上一跃而起。

突然，他感到一阵无比的悸动……

他看到师父盘膝坐在地上，萧萧白发上挂满了汗水，散乱的眼神，迫切的呼吸，就像是久卧床塌的病人。

他知道师父如此疲累，完全是为了自己……

在他那天真浑厚的心灵中，感觉到无比的歉疚……

悲哀笼罩着他那清秀的小脸，晶莹的泪水，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，他呜咽着唤道：“师父！这……都是忌儿不好，把你老人家累成这个样子，这……全是忌儿的罪过！”

武林中令人闻名丧胆的邪魔，被这份纯真的赤子心情打动了，他眼中露出慈祥的光辉，柔和地笑道：“你异禀奇资，更难得天性浑厚，看来我老瞎无花，这一番心血没有白费！”

他重伤之体，疲倦之身，至此哇呀一声，喷出了满地鲜血。

冷浩骇然心惊，惶惑不已的叫道：“师父！你……是怎么啦？”

独指飞魔用衣袖擦干嘴角上的血迹，哈哈朗笑道：“师父一时用力过度，引发了内伤，没有什么要紧！”

威慑武林的独指飞魔，居然身负如此沉重的内伤，冷浩怎不心惊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想起丁父亲常讲的江湖轶事：

江湖中武学最高之人，首推乾坤五霸，而乾坤五霸之中，

似乎数独指飞魔南苍海功力最深。

多年以前，乾坤五霸相约在黄山始信峰比武较技，争夺那武林第一宝座，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武林大事。

第一场穷神斗醉鬼，暮鼓斗晨钟，较技三日，双方各出两千余招，但仍没有分出胜负，最后握手言和，拈斗再战。

谁知事有凑巧，第二场拈斗结果，又轮到穷神公孙丑斗那石鼓和尚，醉鬼商弦则碰上了铜钟道人。

三日期满，仍然是半斤八两，旗鼓相当。

等到第三次拈斗之际，四人已精疲力竭，独指飞魔南苍海两次轮空，此时不愿乘人之危，乃毅然宣布退出，约定二十年后重决胜负。

可是，他在临去之时，却运用独门武学“天魔指”，在峭壁顶端印了一掌。

那一份超绝身法，雄浑指力，竟令乾坤五霸中的其余四人自叹弗如。

这一场比试，虽然没有分出高下，但江湖人物，无形中已把独指飞魔尊为武林第一高手。

这些事在冷浩心中浮起，情不自禁地问道：“师父！你……身负内伤？是什么人能……”

他话刚出口，陡然想起如此问法，岂不有损师父威严？是以小脸一红，顿时住口不言。

独指飞魔见状哈哈大笑，笑声狂声高昂，但却充满了凄凉孤独之感，似乎有满腹悲愤，要笑声来发泄一般。

俄而笑声一敛，满面肃颜道：“忌儿！你是问什么人能够有此功力，能够将为师父击伤吗？”

冷浩微微点首。

独指飞魔双眼射出寒森森神光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普天之下，

能够胜过我独指飞魔一招半式之人，恐怕是风毛麟角，只是那班卑鄙的懦夫，哈！哈！终有一天，我要讨还这笔血债！”

说到这里话锋一转，目注冷浩沉声说道：“忌儿！可肯为师父讨还这笔血债？”

冷浩一腔哀愁，满腹悲愤，想不到自己这不可一世的师父，竟也满身血债，闻言热血沸腾，双眉倒竖道：“师父！只要你把真象告诉忌儿，纵是赴汤蹈火，忌儿也要办到！”

他说时满眼怒火，嘴角上泛起一丝煞气，活脱脱好似独指飞魔的化身。

这情形正对了独指飞魔的胃口，当下冷如寒冰的脸庞一阵抽搐，发出令人心悸的笑容，缓缓说出自己负伤经过：

独指飞魔南苍海，不但武功超绝，而且辛辣无比，惩奸除恶，向来不留余地，江湖上黑白两道，丧在他手下的不可胜计。

十年之前，他接到“七鸟帮”之邀，在云中山冷月坪一清旧怨，他艺高人胆大，如期赴约。

可是，集结有冷月坪上的武林人物，除去七鸟帮之外，其余黑白两道高手，竟然不下六十余人。

这些人，俱都是为他而来。

于是，冷月坪上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斗，可是根本不公平，最最可耻的打斗。

独指飞魔在这些高手围攻之下，虽然连毙四十余人，终于寡不敌众、身负重伤，溃散而逃。

参加这一场围杀生还之人，一方面畏惧独指飞魔卷土重来，二方面也觉面上无光，所以对当时之时，俱都讳莫如深的绝口不提。

独指飞魔避地疗养，但因当年负伤之后，又复强提真气连

展绝学，是以元气亏损甚重，竟至无法复原。

就在他心灰意懒之际，突然想起早年路经大漠，发现落魄池畔一块巨石之上，生有一株金线血兰，默计时日，当在甲子年谷雨之日成熟。兴奋之余，急忙速装就道。

谁知造化弄人，一步来迟，那百年罕见的金线血兰，竟被身无半点武功的冷浩得去，使得他重新堕入失望的深渊。

可是，冷浩那一片赤子之情，终于改变了他的主意，他明知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，他仍旧收下了这个徒儿。

他要和命运搏斗，他要把一身旷世绝学传给爱徒，他要把自己的生命，在爱徒身上复活。

这一番话说完，把冷浩感动得泪流满面道：“师父！忌儿真正该死，假如忌儿知道你老人家需要这株血兰，当时就是渴死饿死，也不敢糊糊涂涂地把兰果吃下，只是现在……只剩下两片兰叶，就请师父……”

他取出那两片兰叶，由不得小脸通红，心中暗暗懊悔，暗忖：“实已经吃下去了，现在光拿这两片叶子，岂不让师父笑话？”

谁知事实不然，独指飞魔一把接过那两片红叶，满面欣慰呵呵大笑：“我只当你把这株血兰连根吃掉，想不到还留下两片兰叶，唉！看来为师又可以在世上多留两年！”

冷浩一见师父高兴，当下拍着小手笑道：“早知道兰叶如此有用。当时真不该让那大鹰糟蹋了呢？”

他哪里想得到，日前断肠峡上，若不是这只金鹰，那里还有他的命在？

独指飞魔服下两片兰叶，略事打坐之后，便即详询爱徒身世。

这一问，又勾起了冷浩无限悲伤，当下流着眼泪地把自己